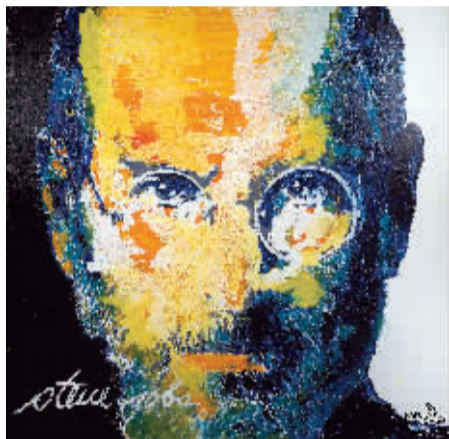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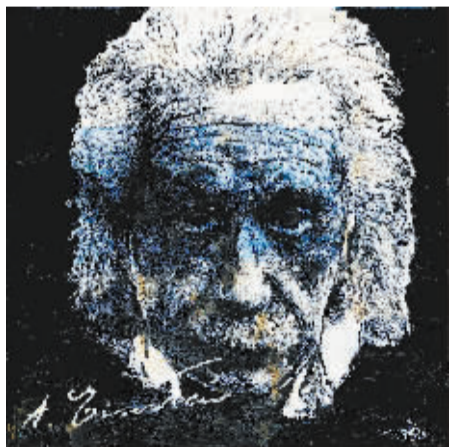
## 在不同背景下 去观察



《创造者-乔布斯》250cm×250cm 2011年



《不朽的天才-毕加索》200cm×200cm 2010年



《智慧之光-爱因斯坦》250cm×250cm 2005年



《命运交响乐-贝多芬》130cm×340cm 2006年

北京商报：作为一名知名国际服装设计师，您在绘画上进行的实践尝试总是会被加上“跨界”的名头，服装设计与您来说是否是并行的两条线？在您的艺术生涯中，您是如何去平衡它们的？

张肇达：绘画和时装设计对我来说，是一体的两面，都是我激情与灵感的体现，只是载体不同，无论是设计还是绘画，你都能触摸到我的情绪、我躯体的欲望、我的眼睛和想像力所接收到

的所有感应……这两者在我的艺术创作生涯中，互相促进，相融相通。

绘画能让我保持自己纯粹的自由，心灵的完全自由。让我能把握住自己，不受诱惑，让心超越在一切名声、金钱、地位的吸引力之上。

北京商报：在众多艺术表现方式中，您似乎更对抽象画情有独钟？

张肇达：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义画家，在这个纷扰的世间，总有一些虚渺的精神使我

着迷，抽象画可以让我抽离对现实表象的机械再现，而以更深层次的艺术形式来思考，体验生命。最好的抽象绘画总是最高程度的精神绘画，所有尘世的冲突都被置之其外。

这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心态，不让自己的心滞留在任何人与事上。不即不离，无滞无碍，能如行云流水般自如舒展。

北京商报：在绘画上，您常选用3米左右，甚至更大尺幅的画布来进

行创作，很少看到小尺幅作品。

张肇达：因为我在纽约和巴黎看过许多大师绘画，看到年迈的大师画大幅画是多么吃力和辛苦，我想我在60岁之前把大幅画画够，年老了就不画大作了。

北京商报：您在作品中运用了许多绚丽的色彩，除此之外，可以看出您对画面中光影效果的迷恋，光似乎更像是您在创作中连通心灵的通道？

张肇达：我喜欢用不

确定的一个面、一种光、一个空间来表达我要表达的确定景象和想象。或许是自然之光，或许是心灵之光，或者两者融合，让美与力通过这种光从我思想的根基升华出来。

通过光线能让我用一种新的元素来替代神秘主义感官上的直接性，而这新的元素能表达我的情绪性和情感性。神秘的光线成为我很多画的黏合剂，通过它代替神话，表达心情，蕴蓄着温暖，温暖包含着明朗。让人在我的画前

感受到幸福、愉悦，甚至有殊胜的神圣感。

通过令我激动的可塑性韵律和主体物象或抽象上添加色彩的情绪，来激发可塑性的激动情感。然后用光线把整个画面带向精神领域去。

北京商报：刮刀的痕迹、色彩的流淌和颜料相互覆盖，这些技法为您的画面创造了肌理斑驳的层次感，随心所欲地为您所用，层层叠加覆盖和层次的丰富仿佛是您与自己进行的深度对话。

张肇达：完整的技法是经验和技巧，完全的平衡就是死亡。我们必须在愉悦和痛苦之间为这种紧张判断做出规定，从而体验美感。愉悦可以通过平衡的明显缺失得到实现，无论是技法或者想表达的物意。所以我在画面中不断地用刮刀、流淌、覆盖等技法，目的是为了平衡的明显缺失和避免显示绘画技法的熟练和经验陈述。

北京商报：在西方的学习、工作经历带给您创作的最大收获是什么？

张肇达：我看到了许多大师的原作，包括我崇拜的偶像杜尚和罗思科。

杜尚一生没有固定职业，他从没有牺牲过自己的自由以把自己出卖给某一种社会职业，成为一种职业动物。杜尚自己说：“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。”杜尚使他的生活尽可能地摆脱一切束缚，呈现了一片自由惬意的人生风景，因此他把人生变成了艺术。

马克·罗思科的作品对色彩、形状、平衡、深度、构成、尺度等形式因素的关注，他对自己的事业生涯中创造了一种新奇而沉静、简约而感人、大气而激情饱满的抽象派绘画形式，达到了视觉和精神的宏伟境界。同时他的作品蕴含着思想信念与哲学意蕴。在不停地思考和探索中，他成为了思想者。

北京商报：作为一名设计师来说，您的艺术生涯有着太多的经历，从小习武、创作绘画、做一个旅行家，这些看似多种多样的兴趣背后，是否有着一个共通的追求？

张肇达：从我的绘画中，你能感受到我在与千变万化的自然和丰富的精神资源相处，去敏感的体会这一切。众多兴趣的背后，实际是我将人与人的关系放到不同的时空、不同的背景下去观察、去思索、去神游。

我的内心力求平静、自信而内圣，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、观点做任何辩护。只做自己所愿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不去攻击别人，也不与别人争执，保持自己的自由，完全自然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周晓